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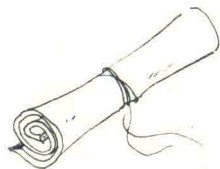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東亞書局

典籍校釋

劉小楓 周春健 ● 主編



春秋繁露箋注

[清] 董天工 ● 箋注 黃江軍 ●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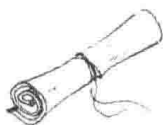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系山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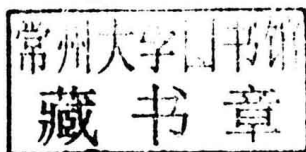
典籍校釋

劉小楓 周春健 ● 主編



春秋繁露箋注

[清] 董天工 ● 箋注 黃江軍 ● 整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繁露箋注/(清)董天工箋注;黃江軍整理.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經典與解釋·典籍校釋)

ISBN 978-7-5675-5966-0

I. ①春… II. ①董…… ②黃… III. ①儒家②《春秋繁露》-注釋 IV. ①B234.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308042 號



本書著作權、版式和裝幀設計受世界版權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保護

典籍校釋

春秋繁露箋注

箋注者 (清)董天工

整理者 黃江軍

審讀編輯 李娟

責任編輯 彭文曼

封面設計 吳元瑛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網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條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90×1240 1/32

插頁 2

印張 8.5

字數 15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

書號 ISBN 978-7-5675-5966-0/B.1054

定價 48.0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62865537 聯繫)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系山南平

dwf 1944/24

中國傳統經典與解釋

中國傳統 經典與解釋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禮記·經解》

漢江都相封廣川郡
伯董仲舒公遺像



董仲舒像

乾隆辛巳年刊

大宗伯沈歸愚先生鑒定

董子春秋繁露
箋註

觀光樓藏板

《春秋繁露箋注》原刻本(1761年)書影

出版說明

晚清以降，西學入華，華夏道術分崩離析，我國學術和文教制度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變局——晚近十餘年“奮不顧身”的現代化使得華夏學術和大學教育的本來面目更為模糊不清。整頓大學文科、重新鋪展學術的基本格局，已然成為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學術課題乃至新時代的艱巨使命——昇平之世必有文治。

文治之始，必基於整理舊故，賡續傳統。華夏文明亘古綿長，經典富贍，如今尤其需要我們加以整理，承前啓後——“典籍校釋”系列志在承接清代學人的學術統緒，進一步推進數百年來學人整理故籍的學術大業，在現代之後的學術語境中重新收拾我們自家的傳統經典。中國古代學術以繹讀經典為核心和傳統，歷代碩儒“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的學術抱負和“皓首窮經”的敬業精神，在今天需要我們從自身的語境出發重新發揚光大。

百年來，我國學界整理故籍成就斐然，但尚待整理的故籍不在少數，仍需數代學人為此付出辛勞。本系列着意在兩個方面推進我國的故籍整理：1.點校、注釋的範圍向次級經典擴展，2.以普及古典學術的整理方式整理故籍：繁體橫排，施加現代標點，生僻古字附注拼音，針對難解語詞、人物職官、典章制度、重要事件等

下簡明注釋。如今的古籍整理,大多僅點校爲止,如此習慣做法使古書仍然是“古書”,我們的企望是,通過校注使得故書重新成爲當今向學青年的活水資源。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中國典籍編注部甲組

2005年10月

整理說明

董仲舒^①(約前 179—約前 104)的《春秋繁露》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著作。它是秦漢社會轉型的結果,并或隱或顯地影響到其後千百年的中國。清代中後期,《春秋繁露》再次因社會變局而復興,成為人們思考政治哲學的重要資源。這一探索尚在進行之中。在此,我們將《春秋繁露》歷史上第一個注本整理出來,以期有助《春秋繁露》的研究。

—

現今通行之《春秋繁露》凡十七卷,八十二篇。《隋書·經籍志》最早著錄:“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但這並不意味著《春秋繁露》一直被完好保存,不唯宋時已不廣見,且闕文、錯簡甚夥,南宋程大昌(1123—1195)甚至指其非董仲舒所作。直到樓鑰

① 董仲舒生卒年,頗有爭議。以約前 179—前 104 年為常見,而《董仲舒評傳》認為董生於前 192—前 191 年間,卒於前 107—前 104 年。

(1137—1213)參校寫本、萍鄉本、潘叔度等諸本，始成今八十二篇定本，是為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刻本。此本是現存可見《春秋繁露》最早的版本，對其後各版均有影響。

該本共六冊，除正文外，尚有：

北宋慶曆七年(1047)樓郁《序》、《春秋繁露目錄》、《題跋附》(收《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宋淳熙乙未(二年,1175)《識語》)、南宋嘉定三年(1210)樓鑰《跋春秋繁露》、南宋嘉定辛未(四年,1211)胡榘《書》。^①

此本被收入《永樂大典》，成為其後乾隆聚珍本的底本。而後，聚珍本復成為盧文弨校本、凌曙《春秋繁露注》、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所據的主要本子。^② 這是主流的或官方的流傳線索。

另一條線索是，多個刻本、活字本及傳抄本流傳於明代民間。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檢索，可確定年代者即有正德十一年(1516)華堅蘭雪堂本、嘉靖三十三年(1554)趙維垣本、萬曆十年(1582)胡維新兩京遺編本、萬曆二十年(1592)程榮漢魏叢書本、天啟年間(1621—1627)陸雲龍校本、天啟五年(1625)沈氏花齋孫鑛集評本、天啟五年(1625)王道焜本、崇禎十一年(1638)香谷山房漢魏別解本等諸本。當然，這些本子大多也受江右計臺本影響。

《春秋繁露》在明代，特別是明中後期的流傳，直接與其時出版業的興盛相關，並出現了匯評本(花齋本即其首個匯評本)。降

① 謝鶯興：《館藏董仲舒〈春秋繁露〉板本述略》，《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39期(2004年12月)，頁12。

② 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註：《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前言》頁8。

至清代,各種版本越加繁雜,並終於產生了各類注本,此時期的流傳,主要與清代今文經學的崛起相關。董天工之《春秋繁露箋注》即是《春秋繁露》的首個注本,但因種種原因而長期被主流《春秋繁露》的流傳譜系忽視。^①

二

董天工(1703—1771),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曹墩人,字材六,號典齋。雍正元年(1723)拔貢生。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任台灣府彰化教諭。^② 乾隆十四年(1749),所著詩集《澄心小草》(不分卷)刊刻。^③ 乾隆十五年(1750)春,“秩滿憂居梓里”。^④ 約此年,任直隸香河縣令。^⑤ 乾隆十六年(1751)撰成《武夷山志》、《臺海見聞錄》。乾隆十八年(1753)《臺海見聞錄》刊刻。^⑥ 據清代官員履歷,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掣得安徽池州府同知”,乾隆硃批“人尚可”,文眉批紅“革職”。^⑦ 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

① 關於董天工的生平、《春秋繁露箋注》的特色及其在清代學術之譜系,參黃聖修《系譜之外:董天工及其〈春秋繁露箋注〉初探》,未刊稿,共21頁。該文曾以《系譜之外:董天工及其〈春秋繁露箋注·凡例〉初探》為題遞交《“清代學術中的道與史”研討會論文集》(佛光大學人文學院、東海大學文學院、錢穆故居管理委員會,2009年12月),感謝作者惠賜修改本,亦感謝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鄭聖助老師代為聯絡獲取該文。

②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八《職官志文職表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38。

③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上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591。

④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北:臺銀經研室,1961年,序言,頁5。

⑤ 據清代官員履歷檔案:“董天工,福建人,年四十七歲,由貢生現任直隸□縣。”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一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632。“□縣”無法識別,疑即香河縣令。另據蔣溥《武夷山志序》,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春,“香河令董子天工謁余”。蔣溥《序》(1753),收入董天工《武夷山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頁3。

⑥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序言頁2、5、6。

⑦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一冊,頁632。

秋繁露箋注》刊刻問世。晚年寓居武夷山留雲書屋，墓葬武夷山幔亭峰麓武夷山莊後山。^①

從其經歷可看到，董天工功名不高，其所著述又因仕宦而不能專心。然勤於記錄、整理見聞，其《臺海見聞錄》、《武夷山志》皆有相當水準，至今能在臺灣與福建史志中有重要影響。與前兩者相比，《春秋繁露箋注》則顯得落寞。

如前所述，《春秋繁露箋注》於乾隆二十六年觀光樓刊刻。書前有沈德潛（1673—1769）作於乾隆庚辰年（二十五年，1760）冬月的《序》、董仲舒像、譜傳、凡例；正文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五十五共四篇闕文）；書後收入《雨雹對》、《廟殿火災對》、《論種麥奏》、《論限民名田疏》、《士不遇賦》等五篇佚文作為《附錄》，收入《漢書·董仲舒傳》、樓郁《春秋繁露序》、《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程大昌《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等八篇《傳序題跋》。文內天頭輯有孫月峰等約八十位學者、四百三十四條評點；^②正文有“。”斷句，有“、”標注重點。

其寫作背景，沈德潛謂“崇安典齋董君，江都後裔也。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穿穴注疏垂三十年。念《繁露》一書，流傳未廣，質奧難明，佐郡餘閑，創為《箋注》”。（沈《序》，葉1—

①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武夷山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頁300—301。

② 此八十餘位評點諸家，由唐至清，而多為明人。集中了有明一代最優秀之學者，如“前七子”之李夢陽，“後七子”之王世貞、宗臣、謝茂榛、徐中行、吳國綸，“嘉靖三大家”之唐順之、歸有光等；刻書家、評點家、藏書家，如刊刻不少重要典籍的杭州花齋版主朱養純、朱養和兄弟，茅坤，孫鑛，沈鼎新等。其他如劉辰翁、楊慎、黃震、湯顯祖、唐寅等涉足理學、文學、書畫各領域的著名學者皆對《春秋繁露》予以關注。除側面反映明代文章評點風氣較盛外，也可窺見《春秋繁露》流傳及影響之廣。當然，孫鑛、茅坤、沈鼎新的評點最多，他們幾乎可以被視為職業評點家，這跟明代出版業依託評點而佔據市場的風氣有關。參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114。

2) 董天工亦自認是仲舒後裔,并謂:

仰瞻譜像,企慕宗風,謬爲《箋注》,恨未成冊。而《繁露》一書,自前朝孫月峰評本、王道焜刊本之後,未有重刊者。恐日久湮沒,因於辛未夏,將王本重刊流播。茲《箋注》成冊,就正巨公,再付梨棗,以公同好。(《凡例》,葉8)

從前述版本及匯評諸家來看,沈謂“《繁露》流傳未廣”,董謂“未有重刊”皆不合實情。董天工并未明白交代其箋注的底本及參校本等信息,不過這裡透露出王道焜刊本及孫月峰評本是其利用的主要本子。^①王道焜刊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春秋繁露總評》(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六一先生《書春秋繁露後》、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董仲舒著,明王道焜閱”,共十七卷,八十二篇(闕文三篇,卷十三《四時之副》董箋本闕),有標注重點而無句讀。孫月峰評本書前有樓郁《春秋繁露序》、孫鑛《春秋繁露敘》、汪明際《春秋繁露序》、沈鼎新《春秋繁露小引》、朱養和《春秋繁露凡例》、《春秋繁露目錄》、班固《董仲舒傳》,書后有《題跋附錄》(含《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歐陽修《春秋繁露後序》、新安程大昌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樓鑰《跋春秋繁露》),正文卷首有“漢廣川董仲舒著,明東海孫鑛月峰評,西湖沈鼎新自玉、朱養純元一參評,朱養和元沖訂”等字,書眉有孫月峰等評點四百八十余條,正文有“。”斷句,有

① 黃聖修對此并無細言。他從《箋注》一書的編排判斷,“可以看見董天工對於《春秋繁露》一書用力甚勤,除對全書做箋注外,亦收集了許多董仲舒的相關資料作爲附錄,以供讀者參考。”黃聖修《系譜之外:董天工及其〈春秋繁露箋注〉初探》,頁9。也許,他並沒有仔細將《箋注》與之前的《春秋繁露》版本做過對比。

“、”標注重點，並有小字旁注。朱養和於《春秋繁露凡例》云：“是書從未見評閱，即有秦漢文諸家評，亦偶爾拈示，未罄其全。余好搜奇，得月峰先生善本，洵稱沈中鴻秘，遂集諸名家評識，復增訂於菑園之花齋，一字片詞非綜大綱，即揭隱旨，洗盡套語，令一覽瞭然。閱五匝月始成，細覈精詳，良工心苦。”^①

將董箋本與王道焜本及孫月峰花齋本比較，可得如下判斷：(1)董天工於《凡例》提及的王本及孫本，恰是其箋注參考的主要本子；(2)王本、孫本皆沿襲了江右計臺本以來的題、跋、序等，董箋本亦自然沿用之，故不必如黃聖修所謂從編排方式判斷天工“用力甚勤”；(3)《春秋繁露》匯評自花齋本始，朱養和為收錄諸家評點花了不少時間，董箋本之文眉評注則直接襲自花齋本（花齋本評點格式為“某某評”，董箋本格式則為“某某曰”）；(4)從評點數量來看，董箋本少於花齋本，除去董天工自己所評點的70余條，其對花齋本收錄的評點有所刪減；(5)董箋本斷句及標注重點亦襲自花齋本；(6)董天工於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夏重印王本，可能考慮到其篇幅相對簡明，故其《箋注》則更多參考了花齋本。

無論如何，作為首個《春秋繁露》的箋注者，董天工在毫無參照的情況下從事箋注工作，雖未必如沈德潛所謂“穿穴注疏垂三十年”，但從其重刊王本到《箋注》出版之十年，自當花費不少心思。

三

沈德潛謂董天工“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可謂實

① 余所閱王道焜本為哈佛大學善本特藏本、花齋本則為重慶圖書館藏本。後者不全，書前僅有班固《董仲舒傳》。引文轉自謝鶯興《館藏董仲舒〈春秋繁露〉板本述略》一文，頁16。

情，此自董天工《凡例》亦可見之。天工雖反復言《繁露》宗《公羊》，但於《左傳》、《穀梁》乃至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杜預《春秋左傳集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亦間或引之。其謂：“廣川公《繁露》錯舉春秋時事，特具隻眼，闡出孔子作《春秋》之微意。大意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其論事則有經禮、變禮、正經、制權，其論人多爲之原其志。”（《凡例》，葉1）又謂：“《繁露》八十二篇，自第一篇至第十七篇，詳論《春秋》得失興亡，以昭法戒。自第十八篇至末，則言官制、度制、服制、治道、爵國、仁義、知性、郊天、四祭、求雨、止雨、陰陽五行。雖不盡舉春秋時事以證明之，然無不本《春秋》大義以發其理，所以載於《春秋繁露》中也。”（《凡例》，葉3）這表明，董天工對《公羊》家法雖有所自覺，但并不刻意強調。將董天工看重的“尚德而緩刑，尊禮而重信”比之於其後研治公羊學諸家著力表彰的“大一統”、“通三統”、“張三世”可見，實難將天工視爲清代公羊學的“首創”。^① 這恐怕也是《箋注》在後來被主流學術忽視的原因之一。

《春秋繁露箋注》除原刻本尚存外，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八輯第二冊，第165—309頁。《箋注》之後，校注《春秋繁露》者甚夥，重要注本有凌曙（1775—1829）《春秋繁露注》（1815）、董金鑒（生卒年未詳）《春秋繁露集注》（1906）、蘇輿（1873—1914）《春秋繁露義證》（1910）等。蘇注有中華書局（收入新編諸子集成叢書）鍾哲點校本，頗可參考。鍾肇鵬主編之《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目前可供學術研究的集大成的版本；張世亮、鍾肇鵬、周桂鈿譯註之《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系“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之一，

^① 稱“首創”是黃聖修對董天工《箋注》的評價，然其謂天工“對《公羊》學的義理發明不多，甚至有違背之處”（頁19），恰可用以否定其這一評價。關於清代《公羊》學史，可參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是研究與普及的良選。

四

由於《春秋繁露》已有優秀版本問世，故此次整理以呈現《箋注》舊本舊貌為原則，加以現代標點，並略作校注。

整理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秋繁露箋注》原刻本為底本。於《箋注》原文一般不作校改，遇難以辨識的異體字或俗體字時，改為規範的繁體字，不出校記；少數字詞有訛誤而影響文意者，參以《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出校記。

《箋注》重在傳事，不固守一家，兼採《左》、《穀》，於《繁露》用典多有出注。此次《箋注》之後再為校注，於此稍簡：即《箋注》已注者，新增校注僅於必要處略作補充；《箋注》未明者，校注亦僅於必要處對人物、典故、制度等稍作贅述，部分生僻字注以現代漢語拼音。

為避免與《箋注》注解重複，亦為貫通文氣計，字詞的注解緊跟其後，而涉及文意者，一般在整句后出注。同一字詞及文意，一般只在其首次出現時出注。

《箋注》所收錄的前人評注，頗能指示文章關鍵，故此次整理全部照錄。《箋注》原有圈點，因已加現代標點，且為使書面清朗，此次整理將其刪除。

為清眉目，原《繁露》正文排以宋體小四號字，原《箋注》夾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原天頭之評注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相應位置，以“○”示之。

新增校注文字一般以宋體小五號字排入正文，並以括號“（）”示之，以與原注區分；新增校注較長者，則出以腳注。

自古典政治哲學陶鑄吾國固有思想學術，方興未艾而大有可